

林语堂著：

剪拂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



剪
拂
集

林
語
堂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2965

972965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付排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

翦拂集

每冊實價五角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林 語 堂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翦

拂

集

剪拂集序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於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的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

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哩剝的鎗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

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頗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爲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為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衛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爲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爲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爲

是。校事尚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
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
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
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
烈理論是好的，但是在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于革命事業的元
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
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
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
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
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

的人反要做起剪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的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為是偶爾隨興所嗜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禁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腳，事後又未加以點綴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雋趣。雖然還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爲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為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

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于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目錄

祝土匪	一
給玄同先生的信	七
論性急爲中國人所惡	一六
丁在君的高調	二〇
回京雜感四則	二七
讀書救國謬論一束	三六
咏名流	四五
寫在劉博士訂正中國現代文壇冤獄表後	四九
苦矣！左拉！	五五

『公理的把戲』後記	五九
論語絲文體	七〇
文妓說	八一
悼劉和珍楊德羣女士	八四
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	九一
閒話與謠言	九二
討狗檄文	九七
一封通信	一〇五
打狗釋疑	一一一
汎論赤化與喪家之狗	一一六
發微與告密	一二五
塚國絮語解題	一二九

譯尼采『走過去』送魯迅離廈門大學·····	一三三
論士氣·····	一三八
論開放三海·····	一四七
談理想教育·····	一五一
論英文讀音·····	一六七
談文化侵略·····	一七四
論泰戈爾的政治思想·····	一七九

祝土匪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湊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求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文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鬚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污乎？至于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于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于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于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于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于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真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